



世界著名游记丛书



第二辑

康有为列国游记

(下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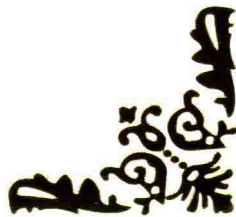
(清) 康有为 著



创立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

世界著名游记丛书

第二辑

康有为列国游记

(下 册)

(清)康有为 著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 丛
封面设计：单佳佳
责任印制：冯冬青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康有为列国游记. 下册 / (清) 康有为著. — 北京：
中国旅游出版社：商务印书馆, 2016.12
(世界著名游记丛书 / 李金早主编. 第二辑)
ISBN 978-7-5032-5727-8

I. ①康… II. ①康… III. ①游记-世界 IV.
①K9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78891号

书 名：康有为列国游记（下册）

著：（清）康有为
丛 书 名：世界著名游记丛书（第二辑）
出版发行：商务印书馆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编：100710）
<http://www.cp.com.cn>
中国旅游出版社
（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 邮编：100005）
<http://www.cttp.net.cn>E-mail: cttp@cnta.gov.cn
营销中心电话：010-85166503
排版：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经销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刷：河北省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
版次：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开本：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印张：19.5
字数：260千
定价：136.00元（上下册）
I S B N 978-7-5032-5727-8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发现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发行部联系调换

目 录

六、丹墨游记(一九〇四年)·····	1
七、挪威游记(一九〇四年)·····	21
八、瑞典游记(一九〇四年)·····	26
九、比利时游记(一九〇四年、一九〇六年)·····	47
一〇、荷兰游记(一九〇四年)·····	60
一一、法国游记(一九〇五年、一九〇六年)·····	76
一二、奥国游记(一九〇六年)·····	113
一三、满的加罗游记(一九〇六年)·····	154
一四、西班牙游记(一九〇六年)·····	158
一五、葡萄牙游记(一九〇七年)·····	216
一六、匈牙利游记(一九〇八年)·····	230
一七、塞耳维亚游记(一九〇八年)·····	233
一八、布加利亚游记(一九〇八年)·····	241
一九、罗马尼亚游记(一九〇八年)·····	252
二〇、突厥游记(一九〇八年)·····	257
二一、希腊游记(一九〇八年)·····	292

六、丹墨游记

一九〇四年

丹墨游记(一)

六月廿六日宿德之汉堡，廿七日宿德之歇路，皆德大海港也。详见德国游记。

是日恭逢皇上万寿日，在歇路大客舍东望行礼，举酒恭祝圣寿。十一时乘汽舟渡波罗的海，暗涌甚大，呕者满船。五时船到丹墨国岸柯梳海港，乘汽车行二十英里，至丹京哥本哈觐，入大客舍。是日以祝万寿，置酒陈花，店主人特为设龙旗焉。丹国蕞尔小国，又在北带，平原极目，只有荒寒，虽当六月，亦原野枯索，似燕晋间九十月时。屋小而矮，无楼层，皆饰白灰，极似吾京津间风景。虽小麦有秋，而林木亦矮小，民惟畜牧，羊牛被野，因出石打油，以为生计，生人之乐趣少矣。其与法、意、德、荷，何止万里计。车中遇丹人祁罗佛者，昔商北京三十年，曾与购物，今既富而归，犹能操北京语，招待极殷勤，预招往宴饌，曰游我欧土，食则无可食矣，惟观则可观，二语真道尽。吾遍游欧美各国，穷极其客舍、食馆、贵家之饮饌，皆欧土第一等者，皆不能烹饪调味。每日出游甚乐，及饥归而就食，则不能下咽，冷鱼乾膺，几不能饱，虽两年来日以客舍、汽车、汽舟为家，习之既久，而仍不能下咽。记昔在日本，其文部大臣犬养毅请食，曰贵国乞丐之食亦比我日本为

优。虽出逊词，而吾国饮饌之精实冠大地，祁罗佛久于我国，故深悉之也。

哥本哈覬京甚精丽，道路虽小，能如柏林、巴黎、匈牙利、瑞典之广，然甚洁，所在林木蔚荟，绿碧纷菲，近海旁公圃大道尤葱秀妙丽。登本客舍高塔瞭望，全京在目，楼阁五六层，皆红砖瓦如新。然新屋则白黑为多，海口甚深固，近海处有长塘如湖，以备救火。人口六十五万，几占全国三之一，屋十余万落，故楼舍极望，居然大都会矣。

自丹京沿海岸至出口处，绿树芊绵，与陆地之荒寒极相反。海岸园林，楼阁相望，花影旗影，海波浩渺，茶馆酒店，长桥画舫，皆辉煌妙丽。近海多浴亭，浴者无数。对岸即瑞典。将近海口，冈陵坡陀，直望极绿，而皆有楼阁掩映于山原间，与海波深绿相映，风景佳绝。各富家巨室皆有避暑宅在此海岸，王宫亦在焉。此真欧洲之胜地，自瑞典士多贡及瑞士、挪威外，不可得也。

游动物园、植物园及大公圃。动物园布置甚好，且过于伦敦，在欧洲亦为上者。余两园林木森蔚，皆有湖滨洲岛，布置佳胜，风光绮赋。近海公圃引水回环，长堤铺沙，馆楼临海，花木明漪，尤极其胜。欧人之于公圃，虽小如丹、荷、比，而广备游乐，以便都人士之卫生。于都会极贵重之地，占地动十余里，不少惜费，其布置幽雅，亦与各大国争胜焉。

游博物院，拖窝顺所赠也。此院本其宅拖窝顺赠于众，没于一千八百四十四年，即葬院中，悬其像，以留纪念。欧美人多舍宅为公益之馆，盖与之子孙，未必能守，不如公之众人，其大众恭敬纪念更久大也。以算学计之，子孙之与公众，人数之多寡，纪念之久暂，德泽声闻之大小，皆相去极远，不可比较。而我国

人乃不知取其大者、远者、多者，而笃守其小者、暂者、少者，何其愚痴哉！颜之推所谓子孙亦天地一苍生也，我当爱之养之，而不必专为作马牛焉。吾见南洋富人某俭啬起家，一钱不舍，积数百万者，身死骨未寒，而其子好博，已散尽矣。又见吾邻乡林姓，子既尽父百万之业，因思葬父之棺敛值万数，乃掘棺与所敛而售之，一月博尽，则何若分其家业之半，以公大众，以为学校、博物院、公圃，俾大众歌舞而敬念之乎！美之富人迦利忌施二万万为藏书楼，凡千二百所；士丹佛施全家产千万为士丹佛大学。美哉乎！积而能散，姓名馨芬，传于大地，何其智欤！吾国人宜何从焉？此院所陈埃及画、希腊罗马石像以千数，皆灰泥所为摹仿，而非古石，乃拖窝顺一人手作，画与像皆佳，兼通一切，诸艺足以不朽，况又公于众乎！院瓦用蓝铜，上盖写邦俾五色画，各室作黄绿色，遍塑罗马古神数百及耶氏十二弟子。又有英诗人摆论助希腊独立像，其墙作亚力山大攻巴比伦画，其铜瓦器甚多，皆拖窝顺所藏，国家为推广之。我国之大，以文明自号数千年，而无一博物院以开民智，欧美人每问吾国博物院，吾为赧然面赤，奇耻大辱未有甚于此者。国家即不顾国体，我四万万人独一无二拖窝顺乎？此今所祷祀求之者也。

院旁为古物院，有西历前三百年物，当我秦汉之交，此时丹墨尚在石期，石物无数，一切刀釜皆是。有古垃圾，为数千年者，多古食物，可考焉。以石为柜，甚多，有方有长，皆刻圈，有蜡石者。一舟以火剝木为之，而空其中，内有死尸，未知何世。一木如前，而穴其中，甚小，仅容一人。呜呼！我之石期则为燧人，蕞尔丹之石期，乃在我三代后之秦汉世，而今蕞尔丹墨能自立，能开明至于如此，我老大国，乃远逊之，中国人可以愧死！有二千年大银瓮，刻人物焉。有大铜饮器，作兽形，亦有用犀角

者，亦镶铜，此想在森林多兽之时，《诗》称兕觥其觶。又曰饮彼兕觥。又曰酌彼大兕。任郑玄、陆玑以来笺注疏图，皆是空释，今乃见实形，固知礼制出于进化之自然，万国相同，非由强制也。此兕觥皆一千或八百年，当我南北宋世，是丹墨开化之周朝矣。有古剑长四尺者，甚有六七尺者。斧甚尖，不作平面形。戟两头一叉尖，其柄饰螺。刑具贯手以大横木。有大鸟长七八尺，四爪，尾如牛，爪执戟，盖木作者。至其十五纪时，牙骨造像甚精，如十八纪时，用中国牙刻之塔，垂旒极细妙矣。有圣祖所赠刻丝之画及宋刻漆盘，甚珍重焉。其金塑诸像似中国，其钓炉及历代僧正冠服亦似中国。其一千六百四十二年所制之刻花榻榻及织画极精，则开化矣。织画乃欧洲十六纪各国所最擅长者，其床顶盖皆作□字形。丹墨货币一金钱约近二钱，易克郎二十枚；中金钱易十枚克郎，重约二钱，以英金镑易之，仅十八克郎而已，每克郎易白铜钱名靴者百枚。欧洲银制无论轻重率易铜钱百枚，故银货轻者费省，银货重者费重。轻莫若法之佛郎，一英镑易二十五，重莫若荷兰之□□，一英镑易十二，而仅易百钱以购物则同。故荷兰最不善，而德、奥居其中，丹、瑞亦未为善矣。

凡马车出京外，收税每马四十八靴，电车每二时十靴。

丹之农工商。丹产物销流于外国者，牛油、鸡卵、豕醢肉、啤酒。夫区区牛油、鸡卵，全丹以富，薄物奚可轻哉！欧人最重丹之不打，译即牛油也。麦仅足邦人食而已。其商货殆皆德人，英、法至近，亦几绝迹，盖德与丹近海道，往来不及半日，而又勤俭，善得人意，今已驰骋五洲，何况望衡对宇若丹墨者乎！丹为平原国，故多大农，亦有小农，地每方尺约值一克郎，富过百万者仅四五十人，其俗岁入二万克郎者，乃得车马、园林、游宴，齿于上流焉。然丹除啤酒厂外，无大工，养民惟在农牧而

已。其有地二三十英亩，种麦养牛，出牛油者五十万人，亦可谓富矣。有大船厂，可制万吨者。惟无枪炮厂，盖国已太小，不必深备国防也。

丹入口货四千五百万克郎，出口四千万克郎。

七月二日三时，丹宰相兼外部大臣颠沙约见，外部署临街甚小，体势不壮，直如寻常民室。楼二层，门甚清静。登楼，一役领入客座，客座遍悬前大臣像，然与英外部署之闳伟崇壮，真若天渊矣。座客候见三人，颠相事毕，先领入书室，颠相握手慰劳，年四十余，殷勤意甚厚，问：久问维新之名，今喜见面。中国既大变，政党之事能行于中国乎？告以政党唐宋时有之。当戊戌我皇上变法之时，将开议院，后虽新政推倒，而今已复行，不久必将立宪，则政党将即出矣。此为欧洲至新之政，而实我国唐宋千年之旧法也。颠君曰：今宜多遣少年游学欧洲，彼此交通政俗为宜。答之曰：吾国今派游学生于各国甚多，非复昔比。颠君以学问盛名，由大学总长，丹王最喜之，新擢为相者。吾因誉其学问声名，颠君甚讶吾远东人能知其名而良喜。与吾女同璧以英语问答，喜谓曰：吾未尝见中国女子，得见甚盛。乃约见丹王之期。颠相谓王年老矣，倦见客，然政权在我，当为请之，并问所欲。告以欲视学校及狱。颠相乃以文告狱吏及校长，约日游焉。吾赠以古瓷杯一，受之。

游的亚泊译大囿也。囿凭原阜，极望坡陀，松林大六十余里，绵渺无际，牛羊鹿饮讹其间以万亿。茶馆花木相望，甚幽。中有行宫，王时来猎而息焉。宫仅二层，门墙甚朴，地不铺毡，人皆可入憩息，听人卖酒食于下层，王来则在上层。一堂数室，五色玻窗，有梯登楼颠，如富人别馆而已。登楼北望，海波浩渺，岛屿交错，天风浩浩，诚避暑之佳所也。王与后来猎，饮食亦取于

下酒店而算价焉。

游王宫见丹王，遵海而游，夹道皆人家林木，碧波渺渺，风景幽绝。先至太子宫，园林深蔚，中有白屋三层；仅如人家。前对海中灯台、炮垒，乃人工所筑者，费数百万，过去为王宫，甚朴，气象寂寞，林木丛深，有四卫兵持枪守门，红衣黄肩，挂斗方黑毛毡，见人辄高声呵曰：勿近我王。则从我尸过，其严警若此。然不过体制如是，非诚然也。一红衣仆出诘，告以欲游，许之，前导。宫为白楼二层，左右各五窗，中一门甚小，深广不过数丈，王宫之俭陋，未有若此者。宫园周数十亩，宫后略有花木，仅如乡曲富人而已。盖丹墨社会党甚盛，王畏其攻，故不敢峻宇雕墙。英、俄后归宁，亦居于此而已。市中有王宫，甚艳丽，然不敢启以与人游，亦恐民党攻之，盖民权太盛，丹之为王亦甚难矣。宫前立前大臣请免农税之班士多父像。一马厩，有楼，而甚陋，御马八十，荐秆同各国厩，后与公主小白马各一，车仅数乘，黑箱而朱轮。王亲兵凡二十人，全宫工役五十人，导游者为御前仆，盖事王二十年矣。游毕，将登车出，王适还宫，乘马车与其少子之妇并坐，盖德公爵女也。其王弟对面坐一红衣御者，驾黑衣仆并坐焉，与常人同。既下车，其御仆告王为中国某人。王见吾中国衣冠，额手，王因下车，免冠答礼，其王弟亦下车免冠，王子妇笑点首。吾女同璧已坐马车，不及下，王亦向璧免冠，其谦恭简率，殆与中国一县令等。既吾饮于市楼，王子希腊王以归省，徒步过楼前，与其司法大臣偕行，丹民习见之，盖亦如县令之子，为他县令归省者同耳。其与德帝之盛王者，威仪、御舟、御车皆自特别，大有中国帝者气象，何相去之远也。国土大小异，则其王者威灵气象亦相远若此。未游欧者，想象欧土王者无能，推知其简率至是；徒知欧人简率者，又未知德帝之具王者威仪，有中土气象；更未

知印度总督之出也，清道而驰，树竿路左，禁车马行人，既而百马先驱，红旗疾走，大车槛槛，后从车十数，又复百马骑队，负枪护从若是，其警蹕呵殿，庄严若是也。自吾国帝王外，地球上未知突厥、波斯王之出何如，然未有若印督之盛警蹕绝行人之威严也。嗟夫！吾皆见之矣，此亦君民政化进退之一大事也。或者待同种人，则吏民莫作君王看；而待异种人，则威严若天神耶！然则此义须待大地混一、种类合一之后，乃能如美前总统哀斐孙之徒步即位也。虽然丹墨实不过吾国一大县耳，王何云云。吾昔游印、藏之间，哲孟雄王接我于车站，及访王子其宫，虽稍有仪卫，亦如荒市之一古庙。又访爪哇之井里复，王宫禁如吾守令衙，此殆吾土司之比耳。然如丹国与吾国通聘之文明国者，亦复尔尔，亦可谓近于民哉！吾国守令呵禁而出，至督抚则武夫前呵，从者塞途，旌旗马队相属，抑何过于欧洲王者之甚威严哉！吾国之吏也，不知如印度之待异种耶！抑以临同胞也，吾官吏之尊严至矣！民情不达，有同聋聩，此或当禁之耶！日本明治元年变法之始，即禁亲王大臣喝道，其有旨哉。然吾国历朝京官唐宋至明，皆有仗卫，而本朝亲王大臣久禁喝道，数百年矣。与民平等久矣。朝士徒步游宴，视为寻常，盖数千年中国官民平等，且先于日本，未有若北京者。盖一君积尊日削，臣下之威以独崇一君主故致然。此亦升平之一大事也。

吾居数日，游丹京毕，未得颠相复信，未知王见否？既已请见，不候则无礼，既而以王已见过，不复稽留久候，于来复日十二时行，往那威。而既行后，颠相书来，王约于来复一日十一时见，则在波罗的海舟中矣。到瑞典后，客舍主寄到颠相书，则王约见之期久过，只得复书以有事告谢不恭之罪，请转告丹王。后还时，道过丹墨，再约颠相见，颠相亦两日不复，吾不能久候

去。而至柏林，又得颠相约见书，并谢赠器。盖于丹君相累失其期，甚愧之。然行人无事，游览毕，安能空坐客舍而为一见一微乎？吾固无如何。然在大国若英、德等礼法极严，颇类吾国，则万不可矣。

是夕阅马戏，太子与妃在焉，仅正中楼上一小室耳。戏园亦规模甚小，阅杂剧，戏园亦甚小，惟设桌，得饮食，价亦至廉，在欧土中为最便。阅剧所以为乐，各国之禁饮食，不得把酒领略，时或忍饥渴，殊未完全其趣味耳。

王宫前有岛，为天文台，盖三百年前物。城市中有古庙，绿铜为瓦，白室，石为柱墙，亦三百年前物，久废。一富人修口，瑰丽夺目。

游画院，画亦颇多，丹墨画淡而颇能逼真，有荷兰二百年前之廉伯远画，极有神。前画着色深，过于德，而太黝黑，损采色。

游市厅，四五层，壮丽过王宫远矣，费八百万克郎。入门墙，用挪威绿云石，如山洞。内门之人像，服甚怪，盖千年前丹国之审官服也。门内敞堂，而上圆穹，周以楼，环步有廊，可俯临下堂。墙壁窗皆新异，亦皆用绿云石，光泽可爱，此为一千一百六十八年，必湿僧正鸭必吝所创，今廊上写其事，楼上周墙写花树鸟形。登一楼，有海神结婚图，神尾作鱼尾，盖丹国之名事名作也，殆与吾国柳毅传娶龙女无异。观市长厅及市长题名处，墙亦用绿云石，宴厅舞厅极长而壮丽，遍悬各国绶章。其藏书楼分四室，桁头饰金，刻金字，依人生之次第，如中国之辰龙午寅虎之意也。中西俗多相同者。桁头在书架上，聊以为饰。其议厅极壮丽，电灯似印度，多新式，议员桌面有墨盒，可反在桌面如镜。其办事房朱肝色，上下三层，中用玻璃，其土木工匠皆刻像于梯，以鼓舞匠人。旁室置救火管，以备不虞，此救火楼高

十余丈，丹京建筑此为最矣。各国之大学校、市厅皆宏大，过于王宫，甚有股票市易所，亦多过于王宫者。其国制度，惟财力是视，绝无限制，故民间各得以其财力相竞，而一市之公所、公学、公市、公博物院，尤其所致力，故争奇竞丽，而国体壮焉。我国于宫室之制皆有度限，几间、几架、某色、某花样，皆按品为之，不得过度。在古者封建虐用其民，虽文王之圣，庶民子来以筑台囿，故因诸侯大夫士之等而为之度，所以禁其虐民，此先圣不得已之意。今日即极无道之君公士吏，岂有用匠筑屋而不给工值者乎？夏裘冬葛，时世变异，而犹泥守古礼，限禁森严，致民不得壮丽其室，而国体之齷齪枯落，因之为人所轻，在昔犹可，当万国竞争之世，则极耻辱矣。今中国宫室之卑污不洁，殆有甚于野蛮，卿士第宅及官衙之湫隘尘秽，若不改乎！非特为欧美所不齿，亦野番所见轻。吾游爪哇之梭罗，彼土番之都也，而宫室极似吾北京。墨西哥亦类吾北地，而两处之洁则过我，岂不大耻哉！

〔上缺〕行经练兵场，兵房无多。盖全丹国兵仅二万，国小立于诸大之间，只与比利时、瑞士等，在万国公保之列，无所施其用兵，故兵制不必完备，而民得以休息，亦乐矣哉！

出丹市一呢露外（每呢露当英五里，当中里十六里半），视丹国旧屋，高丈许，瓦斜下几及扁，窗仅尺许，屋上有烟筒，数尺，如下形（图略），吾观法之旧京亦近是。伦敦百年前屋，对街之宅可手易巾，其狭可见。欧洲近者室屋宏丽，皆在百年中。所以在百年中者，以华忒既出机器后，国民富源大进而得之。然欧美新世界，固非一人之功，然华忒之力，实可谓有八九分也。物质之利用，机器之发明，以数千年前圣所极力经营而不能至者，一华忒生出新世界，所关岂不大哉！

七月三日，丹之诗人马嘒汉臣招茶会，以我问乐也。汉臣有

中国学癖，生长于丹，无华人学校、师友，乃借字典而识华文，略以字典切音而作华语。丹之公园有仿中国宫室者，一曰与民同乐，一曰射圃，皆汉臣所写，深古似六朝前书。丹有中国人十余，皆作厨或船工，否则优人来演剧，所过者汉臣皆能礼接而优待之，故皆感之。甚至其室所藏皆中国物，亦可谓有奇癖者矣。汉臣为文学世家，其职在大学校司藏书，其祖若父皆音乐名家，其祖更以画名，曾为丹王图画著名，其姑亦精于乐。是日所集多丹名乐人，各奏尔能，且品题而论之，甚乐也。其论乐谓，歌音、奏曲、操器皆德为第一，而意次之；歌则瑞典亦可称第二，丹第四，法第五，余国相等而英至下。今德人翻士理士地，欧人号称音乐大王者也（FranGLiszt），晏屯阿盘士丹，俄人也，乐大家而次之（Ant Rubrinstein），德人兀咳滑那又次之（Richard Wagnerk）。

以我所游各国，皆闻其歌乐，诚德国为冠矣。瑞典之歌，高唱入云，顿挫浏亮，真可绕梁三日，不知古之秦青何如？盖瑞士在六十度，地度极高，故歌喉亦极清高，此诚天然，无与争锋，虽欧土各国犹甘逊之，况于吾华乎！以吾国论，吾粤人以粤语唱歌，不能成声，童幼作歌，尤哇哇不可闻，而北京十龄童稚，声清似钟磬，其作歌曼声，响压行云，即粤人作北语亦能清冽，盖粤城在廿三度廿九分，北京在三十九度五十九分故也。吾国俗乐既淫哇靡靡，西梆则乱躁紧急，古乐平和，而置于万国竞争之时，失于缓弱，不足以厉人心而扬士气。且欧美通行之琴，备八十四律，高下、短长、大小、清浊无不具备。其作弦也，又复去丝而易以金，每弦必加重弦，以厚其声，故至美备。我之古乐，自伶伦截竹，以竹声度调，以长短分为十二管，而十二律生焉。乃以五声和十二管合为六十律，后世加变宫变徵二音，和十二律共为八十四律。汉后乐律渐废，然至晋荀勖时，尚存清高、清角、清徵，其音之繁

备，适与今西乐相符。及隋时，郑译得琵琶于西域，举世好之，于是以琵琶为乐主，以度众调。琵琶仅四弦，每弦七声共二十八调，盛行于唐世，虽有八十四律之雅乐，以其太声希味淡，在魏文侯已思卧，况唐世乎！故唐《礼乐志》纪唐世以雅乐为立部，伎在堂下；俗乐为坐部，伎在堂上，其轻雅乐已甚，人间更不行。至辽耶律德光入晋，尽取乐器而北，于是宋世雅乐遂亡，而中国三千年八十四调之古乐遂绝于人间。宋世复以管度调，而二十八调亦绝，于是工何士尺上合并清浊为十字调，合凡勿之变声为十二字调，李照加四清声，为十六字调出焉。至元世仅余九字调，明宁王权制玉笛，为七字调，于是宋十六字调亦俱失，以八十四调，而所余仅七调，不周不遍甚矣，况能该备万物之声哉！于是中国之乐扫地无余。明世昆曲虽兴，颇得和平之旨，而无蹈厉发扬之气，此中国所以弱也。朱子以古乐不存，而俗乐淫哇，又庄士所不屑道，故不复讲。歌尤古者所尚，孔子与人歌，善必和之。子游治武城，以弦歌为美化，而今绝于士人之口，几若歌乐，皆优伶贱者所为，士君子不敢试之。歌舞既尽，礼乐皆衰，故中国于今几可谓为无歌乐之国可矣。孔子“六艺”以乐为一，其言治国尤重之，既非墨教何事弃乐，不意宋儒汛扫之至此也。今西乐之琴，既和且平，可谓得雅乐之意。乐以人声为主，今人声之高下、清浊、大小已备，于今欧美通行之琴无以外之，然则先圣虽作，必不能有以其外，只有同符合节；然则可谓吾辽世千年已亡之雅乐，而今欧人续之可也，故西琴者，吾直谓之古乐返魂焉。中国古乐亡于隋，唐代以龟兹之箏琶，皆非为我物，然则今乐之宜扫荡，而宜代以西乐，吾直可谓之逐去异族而光复可也。今欧人他乐有铙、鼓、角、吹，虽粗厉猛起，乃我汉世军乐，亦可谓之复古。且置之万国竞争之世，以乐感民，奋厉廉峭，乃以发尚武之神，吾意孔子之称

太公之发扬蹈厉近之，此周之所以兴也。可不慕乎？中国为五千年文明国，吾于故物无不欲其保全。至于歌乐，吾则一概泛扫而更张之，摧陷廓清，比于武事，而以西乐代之。惟孔子之乐有石声，乃欧人所无，故韶乐以击磬为主，《尚书·夔》曰：吾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。庶尹允谐，笙镛以间，马兽跼跼，箫韶九成，凤凰来仪，此乐以石声之磬为先，竹声之笙、金声之镛间之，末乃吹竹声之箫。凡此数乐，皆至清之声，故闻韶而不思味，其声眇微渊永，则磬之为最异之乐也。吾遍观万国乐器，无用石者，此真太平之感德，而非今欧人国争粗厉猛起之音所能望也。此声久废，吾欲推求而张以八十四律，则庶几盛德太平之音复见，以传于后太平世乎！然此渊永眇微之音，亦非今日与国民共之者也。故西乐决宜尽行也。

游大学。规模虽小，而藏书楼甚富且古，盖筑于一千四百七十七年者，在欧土诸学，此亦古矣。有藏书三十五万卷，每年进入书五千册，有抄本三四千。当一千七百二十五年遭火，至一千八百零三年重建。校长导视，所藏古本甚多，有其十三纪古文名（哩刊）士敬父（Runskigt），字画甚古，略有近西里亚之文，盖当时丹墨土人尚自立，而未服于日耳曼也。

游人种院。古物甚多，有初游南美、非洲之物。南美人舞掩鼻，忌其臭。一南美四百年前女像，颜色如新也。坤兰岛人物甚多，皆衣皮，驾独木舟，然器物亦有可观者。兽皮种类甚多，中国瓷及各物亦多有焉。吾未得游坤兰岛，亦于此略觐之，丹之属地今只有此。衣皮男女，其于美国之纽约欢娱挨论百戏院见之，甚类中国人，疑吾种之漂流至此者也。

游（非牵）慎医院。丹人以医有大名于欧，创治疯疾者，各国人皆多往学焉。院甚大，多花木，导游者为其弟子。

其治以电，卧病者于榻，而以电机注之。此疾吾中国尤多，必当派人往学，吾请之（非牵）甚乐从。闻其电治亦须经月或数月，其药室医居皆甚洁也。

丹命相出自王权，则类德、奥、日，不类英焉。国人分三党，一为自由党，一为保守党，一为民党。今相颠沙，乃自由党，以政治学名。年半以前宰相嘘令为守旧党。前相噫士托执政十八年，最有才，丹人推之，比俾士麦，但生于小国，不克大振耳。岂亦子产之流耶？然执政之久如此，其才略亦可想矣。

游社会公司。丹社会党最盛，其公司四层，甚壮丽。亦有妇女聚会者，皆列几无数，正西有高坐，以演说焉。其俗倡自由，于欧洲各国为最甚，工人皆欲为议员，故惰工不作，致工业不振。其党魁敛其党众之财，凡有工者，每复日必有所纳，故甚富，有大力。其贫无工者则济之，有罪犯则救之，既以财力合其大群，又以辨攻养其气焰，粗工无知之流，亦日以攻难政府为事，政府畏其焰，而不得收其用，其情形颇有吾美国各堂号之风，官不能治之也。工人之强有力者，坐食不力作，而富人畏其胁，心知不可，多俯从焉。盖以国小之故，党人既据太半，则占全权，其情势几陷于无政府、无君之状。丹志士宝星某，即为是店主人，痛恨之，乃至谓自由党魁诈诡可杀。丹之不治，一切缘由，一切罪过，皆自由所生，其言甚深痛焉。盖宝星某为大富人，家豪百万，与政府有交，或受党人之胁其财，故云然耶？抑彼党魁之敛其党财，而号令其党人，济其贫而救其难，党众听其令而纳税焉。是亦一党之政府而为君者也。但彼于党中，若自为一国云尔，乌能无君、无政府乎？而与其国君及政府为难，至于农工不振，百政不兴，以累败其国，是则何为？故为政如张弓，如权衡，在于轻重得宜。君之专制固未善，而社会自由几陷于无政府，惰工不业，失为民